

隱
地
編

年九十五 選說小篇短

邵白蔡王王于蘇子
先昭默 玄
憫勇仙人拓墨玄于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 定價：\$ 65

編者：隱 地
發行人：洪 簡 靜 惠
出版者：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書評書目出版社
編輯部：臺北市中華路一段89號之3（四樓）
電話：(02) 3313763
劃撥帳號：19274
發行部：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96號（二樓）
電話：(02) 5816283
同業批購，請洽發行部
金門總代理：金門文藝雜誌社
金門新市里復興路130號
香港總代理：半島書樓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83號昌明大廈F座5樓
印刷者：協林印書館有限公司
電話：3319172
局版臺業字第0800號
中華民國六十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月四版

有版權・勿翻印

目 錄

楊青蘊：工等五等	一
子 于：火燒雲	一九
蘇玄玄：爪痕	四三
于 墨：解雇日	七三
王 拓：吊人樹	一〇九
王默人：彎曲的叉路	一三三
蔡昭仙：薔薇的假長髮	一四九
白先勇：冬夜	一五九

選說小篇短篇九十五

附 隱 邵	
地：「五十九年短篇小說」後記	一八三
錄：五十九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	一九九
	二〇一

工等五等

楊青矗

陸敏成穿好布鞋子，正要往桌子上拿便當預備上班，她太太從房間衝出來問：

「有沒有錢？家裏沒有菜錢了。」

「妳到底要多少錢才够買？」

陸敏成下意識地嚷起來；袋子裏有三百塊錢，本錢連利潤收了七八天才積下來的，預備納人家的利息，又要菜錢了！

「都不要買，都不要吃！」陸太太眼眶紅紅的含着整泡淚水。

陸敏成愣住了。一向任勞任怨的她竟也發起脾氣來！望着她發怒的瘦臉龐，內心一陣螫痛，羞愧地低下頭。假藉進入屋裏拿東西躲起來；怕去碰上太太發怒的眼神。

陸敏成知道他太太生氣是數月來的累積做一次決堤的奔瀉；每次向他拿菜錢時就數落着：買省一點，量量收入再開支。人家一家九口生活費一千五就夠了，我們七口要兩千多元？

「放心吧，我不會偷積私房錢的。要偷積私房錢，嫁來的四萬塊不會在五年中貼光光的。一天的菜錢四十塊，扣你的帶飯菜五塊，剩三十五塊。三十五塊要買一家七口的菜和油鹽，很困難的，一個月菜錢最省最省也要一千二，米錢四百五，房租五百，小孩的牛奶一百，水電費一百，瓦斯三個月燒兩瓶，一個月攤一百。肥皂、味素、雜七雜八的，人情世事的紅包白包，税金……有時過年過節，一個月兩千五還不够，你是吃米不知道米價的。」

名堂一大堆，陸敏成答不出話來。的確，他是吃米不知道米價的，成家以後都由她操家務，他從不操心。近來因她嫁來的私房錢貼完了，他才操上了心。

陸敏成是很感激他太太的。他上班時，太太在家要煮飯、理家、帶四個孩子，看店，招呼顧客，顧客有簡單一點的修理工作，馬上要的，她必需動手工作。幸好當初嫁來時教她一些電氣修理技術；插頭的裝卸，熨斗、電風扇等等的修理。毛病的檢查，工作的接受。她乖巧，肯做，慢慢也摸熟了電氣方面大部份的工作。爲這個家，她忙得沒有片刻的空閒，從來不發一聲怨嘆。

陸敏成走出房間，她伏在桌上哭泣，想向她道歉，却不知從何說起。

躊躇了一下，步出門要去趕交通車。從故鄉來幫忙媳婦帶孩子看店的母親，低着頭正在店內掃地，臉帶鬱悶。爲了錢跟太太吵架，使母親難過。真太對不起母親，辛辛苦苦養大了他，不但無法使她享福，還操心兒子生活困苦，特來幫忙。

「光隆電氣行」這塊小招牌使陸敏成停住了腳，想脫下頭上的工廠安全帽把它碰碎；什麼電氣行？白天上班，晚上爲它辛辛苦苦忙到十二點多，一個月收不上一千元。上班又兼副業，統統湊在一起抵不上廠內薪水十二等的工人的收入，而同樣一個人出門，同樣上班八小時，而且還做同樣的工作，就有那麼多的懸殊，那能說是同工同酬？

簽到後，陸敏成將螺絲刀、剪子、鉗子，穿上工具帶，繫上腰身，推出接線架；今天主管給他一張申請單，派他同張永坤和黃金山到工廠控制室裝冷氣箱。張和黃申請車子將冷氣箱先運去了。陸敏成推着接線架在後面走。經過總辦公大樓時，停腳歇息。陽光照着長又巍峨的辦公大樓。樓前的荷塘水聲淙淙，荷葉田田，荷花迎風弄姿。刀刻那麼整齊的瀝青路外都是朝鮮草的綠地，樹林蒼鬱。這個工廠的環境像公園。每年淨賺十幾億，難怪派頭大；在市內沒有一家戲院的裝設能勝過廠裏的中山堂；全省無與倫比的游泳池；綠絨絨的高爾夫球場；雄偉的體育館；斥資千餘萬興建的保齡球館；真正結冰的溜冰場；風景旖旎的山麓公

園；戶戶高樹蔽天，花草咸薙的職員宿舍……。儘管美如仙境，而陸敏成所領的薪水只能吃個五分飽，另外五分需在下班後回家兼副業才能勉強強飽過去。環境好是廠的空殼派頭，對薪水填不飽肚皮的他是無法去享受一下。儘管中山堂夏天的冷氣冷得令人發寒，一場電影只有五角錢，而他爲填飽另外五分的空肚皮，從來就沒有空帶眷屬來享受一場。其實有一部分評價高能填飽肚皮的工人，也不願到高爾夫球場，保齡球館等場所去，以免在這個長那個長，這個管那個管的面前當來尾巴的狗。這些建築都是員工的福利金。陸敏成常想以其斥資億萬元的福利金來興建這些自己無法享受的大建築，不如把它分掉來得實際，對生活有幫助。而主辦人員總不會那麼傻，跟你分一樣多的福利金；動輒千萬元的建築，包商的送禮抽成至少更可多到大家分的千萬倍。建築又可增加廠的派頭，誇耀他主持人的功勳；秦始皇那壓搾民脂民膏不顧百姓生死來興建萬里長城，不也爲中國歷史寫下可誇耀萬國萬世的一頁！

陸敏成是這家工廠的電氣技工，薪水是工作評價五等，全廠的技工很少像他這麼低薪的，同他做同樣工作的，有人評十二等，一個月可多領他一倍以上的薪水。工作評價的宗旨是同工同酬，而陸敏成永遠想不通怎麼會有那麼大的懸殊。

婚後爲了充實自己，陸敏成考入高工夜間部攻讀，三年中他抓住每一分每一秒可利用的時間來讀書，畢業後考上大學夜間部的電氣機械系。但環境不允許他再讀下去，他太太婚前

積蓄的私房錢已經貼光了，孩子又一個一個生下來，生活負擔越來越重；總不能一家人吃個半飽讓他繼續讀書；他不得不利用原先租來作住家的那間違章建築的矮房子，整修一下門面，辦了一些電氣零件來兼副業。現實就是那麼冷酷；大學的學府高在天堂，高在雲際，考上了，沒有錢的翅膀可飛不上去。他開始恨上司給他薪水太低，如果給十等的，一個月能多拿個一千八百不就解決了問題？不管五年夜間大學能學多少，混一張文憑出來就是職員。職員薪水高待遇好；也可升主管、課長、組長，往上一直爬；而工人永遠就是工人。

前個月的一個夜晚，他和太太合修一座電風扇，太太怨懟地說：

「隔壁王先生和吳先生都用摩托車載太太去看電影。」她停了停，幾乎要掉下淚來。「我們有三年沒有看過電影了——從小虹出生前一年到現在。」

「你很羨慕？」他溫和地問，愧疚自內心升起。「你看，我買一張票你自己去看。」

「不，我是說着玩玩。要看起來。」

「他們環境好，只怪我沒有出息，要整天忙才能勉強過日子。」他自怨自艾。「明天晚上我們一起去看？」

「不，還是不要去看；兩張票三十六元，連車錢，一天的薪水就報銷了。」

「我一定要想辦法改變環境，我一定要立志改變環境。」太太的話給他太多的刺激，條

地站起來，發憤將手上的螺絲刀向桌上一甩，砰！電風扇的零件都顫跳着。「我無線電、有線電都精通，腦筋不比人笨，肯賣勞力，肯用苦心。我不幹那只能吃五分飽的五等工人了，我要創一番事業，我要立志；使你不用整天跟着過窮日子。」

「我只是說着玩，何必那麼認真呢？」她溫和地說。「我們雖然窮，雖然忙，日子過得苦一點而已，我們還是很幸福呀！」

今晨因菜錢的事，他無意中衝出那一句欠修養的話，使她傷心滴淚，他嘗到了貧賤夫妻百事哀的苦味。

陸敏成將接線架推到工場時，投機大王黃金山早就發動摩托車風馳電掣地飛往賭場去了。張永坤坐着跟控制室的人抬槓。陸敏成準備好工具，爬上接線架要開始工作，被張永坤把他拉了下來。

「你怕做不到工？人家十等的早就跑掉了，你五等要做什麼工？來來，坐着聊，兩天裝一個就好了，有事我負責。」

在未實施評價之前，張永坤的薪水因年資久，每年升等的累積，他是全廠數一數二的高薪工人，每月領錢與課長不相上下。評價後他評九等，同他一樣工作的，有評十二等的，一個月可多領他將近千元。張永坤一直要爭十等的，因十等以上房租津貼每月四百五十元，九

等以下二百一十六元。但課長却不讓他申複，張永坤一想到以前薪水比他低，現在做同樣工作而評比他高的，就不想工作。未評價前他是一個肯幹、技術好、人又忠厚的工人。評價後手一碰到工作就滿腹牢騷。主管派工，他要理不理，不論對上司或同僚，講話總是含骨帶刺。他曾向課長直截了當地說：「價隨你評，工隨我作，以前一天可完成的工作，現在要西天才能完成。」

初行評價時，張永坤拉陸敏成到課長室理論，問他同樣工作為什麼有五等的有九等的，也有十等十一等十二等的。課長老謀深算的眼珠盯着張永坤說：

「修電工場須要留一個五等的職位，陸敏成年資最淺，所以由他頂。其餘十等以上的評分都比你高。」

「我年資比他們深，原來的薪水比他們高，而且做同樣的工作，評分哪會比他們低？」張永坤憤憤地問。

「我沒有向你解釋的必要，你好好幹，將來有機會，我給你想辦法。」貓哭老鼠的安慰。

「我已經好好地幹了二十年了；憑良心講二十年來我一向爲廠裏認真真地賣努力；哪裏有越幹薪水越低的。不平則鳴；這裏是工廠不是軍隊，你沒解釋的必要，我也沒有絕對服

從的必要，工作評價是要求同工同酬，都被你們這些王八蛋搞壞了；掛羊頭賣狗肉，人事評價，哪裏是工作評價……。」張永坤臉色發青，嘴唇抽搐。這些話都是在氣憤之下硬充大膽，冒丟飯碗的危險硬迸出來的。

「混蛋！你要幹就幹，不幹就滾。我一個月再少四百五百來請人，也有的是人。」

的確，在這個人浮於事的社會，再少四百五百來請人，有的是人；廠裏工作最苦的要算是臨時工，一天廿二三元。禮拜天也加班，晚上也加班，早出晚歸，一個月領個七百八百的，都要登記一兩年才能輪到錄用，還要請就請，不請就解雇。何況一個有安定保障的正工呢？

陸敏成評五等後，一部份同事慫恿他上班不要工作，等領薪水就好了。但他就是狠不下心，主管派他的工作，稍拖了一些日子，仍是一一完成；他不瞭解自己是懦弱，不敢反抗不平，或者是責任感重。黃金山那種吊兒郎當，一切不負責的行爲，主管不敢把重任交給他。張永坤評價後愛做就做，不做就坐着窮扯，窮罵。有時看他整天忙個不停，却忙不出什麼名堂來。主管叫他自報工作日報，他換一支日光燈也敢報一天的工；主管罵，他就吵評價，總是：「評價隨他評，工作隨我做。我不偷東西，不破壞廠規，按時上下班，不怕你開除。你來查勤我就忙給你看，你去了，我不做了；你整天盯着我，我整天忙着做給你盯。蔬菜手內出；評多少在他的手裏，做多少在我的手裏。」主管說：「別人一天做多少，你做多少，自

己比比看。」他答：「別人評幾等，我評幾等，你當主管的比比看。我年資比人淺？我技術比人差？」主管說評價沒有他的事，課長報的；他答：「那你叫課長直接來管我好了。」主管對上面無法爲他爭取合理的評價；只好說：「憑你的良心去做，九等應該做多少就做多少吧！」於是三個人一派在一起，陸敏成常常一個人肩挑三個人的工作。課裏有六七個跟課長沒有緣的人評吃虧的，只有張永坤敢當面頂主管及課長，其餘的只有無聲的消極抗議——拖延工作。

評價已實施五年了，有辦法的人一等等往上爬，有一些單位主管眼看自己的部下評得吃虧，一次次爲部下申復，跟評價主持人拍桌評理，結果一次次地升等。有的原評五等的，在主管屢次力爭之下，五年來已跳上了十等的。而陸敏成仍是五等，眼巴巴地看別單位的升等補錢。他曾硬着頭皮找過課長三次，要求申復，課長都不受理。但幾個和課長交情好的人，原來已評得很好了，却仍一等等地跳上去。陸敏成對工作漸漸厭煩，嗟嘆跟錯了課長；課長身兼廠內的評價主任委員，把自己課裏的一部分跟他沒緣的人壓得低低的，讓別的單位看看：「我做得很公平。」最使人不滿的是他的太太在醫院當護士，原評職務分類三等（等於工作評價九等）他爲要給太太分類四等，把護士全部申復爲職務分類四等。他的弟弟在機械工場，掛上了領班的名義，評工人最高薪工等十二等。

前個月的月會，管理副廠長上臺說：下個月起，人事部門要徹底整理各人的工作表。以前因要實施評價，各單位都怕被評低，工作表亂填，不是他做的工作也填上去，這次整理工作表希望各單位合作，務必按照每個員工確實工作項目填上。

由此可見工作評價是交情評價；背景評價；課長要給你幾等，工作表就填值幾等評分的工作項目。

價被評低，什麼都比人少；薪水領不到別人的一半；房屋津貼比人少，加班費比人少，考績獎金比人少，春節借支比人少，有機會出差，出差費點心費也比人少，差得最多的是年老時的退休金。生活的窮苦、前途的無望，使陸敏成對工作癱瘓。他開始學張永坤的皮、拖。愛做就做，不做就混。申誠記過隨你來。簽到請人代替、九點才慢斯條理來到工廠。主管派工常找不到人。終於被課長叫去精神訓話。

「陸敏成，你每天九點才上班，只顧自己的副業，不管廠裏的工作。你還年輕，總不可向張永坤那些老的學。再這樣我要算你曠工。」

「曠工就曠工吧。別人不工作你都不去管，只會管我，我不做副業，五等的一家人只能吃個五分飽，你叫我爲這個五等工拚命？全廠的技工能找出第二個五等的？」

課長抿着嘴不語，老謀深算的眼睛眨了兩下說：

「好吧！我替你申復，看你認不認真工作。」

已經五年了，申復不申復早就癱瘓了。心裏不覺冷笑，當初評價找你申復，說一定要留一個五等位，現在就可申復了？報上去頂多九等，一年只能升一等，還要寬任四年；四年因升等而沒有考績獎金，又有何益？再說，能不能活到四年之後？在接線架上隨時都有不注意觸電的生命危險；乘交通車上班，三兩天就能看到一次車禍，不定哪一天會輪到自己。陸敏成近來常感到有死的陰影掠過；每天從早晨六點半起床，忙吃早餐趕七點五分的交通車上班。下班後混兩個鐘頭的加班多賺個八九元，回到家已經八點了；吃過晚飯洗完澡就九點多了；還要振作精神來做自己的副業，每天都要到深夜子時才能躺下床。生命就是一部爲三餐忙碌的機械。而且還不能寬裕地過活。生命抽掉了這部生活機械還有什麼存在呢？歌臺舞榭、電影院、飯館，都是多餘的存在；沒有時間和金錢去一摸它的邊兒。如果說工作是生命的意義，自己在廠內是一個無關緊要沒有一點光彩吃不飽飯的低薪工人；自殺嗎？這個念頭一掠過腦際，頓時有觸電的悚慄，鑽激着心窩；責任好重呀——爲人子之責；爲人夫之責；爲人父之責。父母兒女雖窮仍有天倫之樂；雖然嘗過貧賤夫妻百事哀的滋味，夫妻還是恩愛的。在廠內幹的不被重視的工作，對社會也許有些微間接的貢獻。

課長開着吉普車停在控制室外，推開車門下車步向控制室來。

張永坤拿着起子假裝旋螺絲，陸敏成爬上接線架接電線，黃金山騎摩托車隨課長的車後，繞向控制室的後門，先課長一步走進控制室，隨時提起冷氣箱爬上接線架。

「都還沒有裝？」課長嚴肅的眼神四週圍掃了一眼說。

沒有人答腔，都埋頭工作。

「陸敏成你申複評價，評委會沒有通過。」

「爲什麼沒有通過？」

「工事組長說：前次你們裝生產部的馬達，線路沒有裝好，險些把房子燒掉，技術不好，不通過。」

「那不是我去裝的，黃金山裝的。」

「不管誰裝的，是我們單位做的工作。」

一丁點的希望碎了。前次生產部的馬達如果不是交際靈活的黃金山裝的，換個別人早就被開除了。陸敏成想到自己沒有交際手腕，沒有拍馬屁的本領，也從來不向主管低頭講好話，這個地方已不適合他生存了。以其他單位的升等情形來判斷，如果課長這次爲他力爭，沒有不通過的理由，做同樣工作的有人是十一等、十二等；何以他五等會申複不通過？天不絕人生路；人活着總有一條活路可走；在這裏窮混，對自己對廠內都沒有益處，而生命就這樣白

白浪費掉？走路吧！

走路！在五年前評價初實施時就有辭職的意念。但總下不了決心，怕一出去闖不好，失業沒有飯吃。這裏有保障；每年有十四天的病假，大病可請半年療養假，薪水照給；住院花勞工保險的錢。然而評價只有五等，這種吃不飽的安定有何留戀呢？走路吧！

古人不食「嗟來之食」，自己所食比嗟來之食還恥辱。主管常罵他們都是爲幾個錢窮混！沒有工作也要報加班，有工作報了加班不做。的確是如此；把加班當做一種額外的津貼，坐着應付查班的而已。要做，評價太低心有不甘。不加班，一個月少拿二百多元，對生活就有飽餓的影響；人家外國的工人是資方要求勞方加班，而我們是勞方要求資方給加班。加幾個班，等於伸長手的乞丐，這樣混真沒有意思；走路吧！

一起進來做臨時工的姚昇，考正工時沒有考上，辭出去租店開電氣行。他運氣好，開業後適逢電氣業的起飛時期；代售冷氣機、電冰箱、洗衣機、電視等等，又兼包攬建築商的電線裝設。如今請了十幾人幫忙，幹得有聲有色。當初如沒考上正工，同姚昇一樣出去闖天下，不一定已有基礎了。總而言之，自己懦弱，優柔寡斷，怕失敗。

走路吧！沒有失敗哪來成功？沒有嘗試去做焉能知其成敗？

陸敏成將辭職書拿到辦公室，呈給課長。